

薩迦格言

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 造頌

第一品 觀察學者（觀察智者品）

智者即是學問庫，彼等收集格言寶；
如海即是江河庫，是故百川流大海。

無論有或無學問，能知取捨為智者；
猶如鐵屑混灰塵，磁石方能吸出彼。

智者以慧知格言，然而愚者非如是；
猶如陽光普照時，鴟鴞皆成盲眼也。

智者能除諸過患，然而愚者非如是；
大鵬能啄有毒蛇，烏鴉不能如是行。

智者即使受挫折，彼智更加成頑強；
猶如獸王飢餓時，速能撕裂大象腦。

不詢不辯於學者，不知學識之深淺；
猶如槌子不播鼓，彼與餘物有何異？

即使明早要死亡，亦應學習諸知識；
今生雖不成智者，來世如自取儲存。

設若具有真知識，眾人自然會集聚；
猶如香花雖遠方，蜜蜂環繞如雲集。

智者學習諸知識，究竟一門通世間；
愚者雖是見識廣，不能照明如星光。

智者知識雖淵博，亦取他人之微德；
長期如是行持者，速成一切智智位。

智者以慧護自己，怨敵雖多亦無奈；
如吾仗那婆羅門，彼子一人摧敵眾。

愚者爭吵哄鬧時，智者設法使之靜；
如水渾濁不清時，澄清寶珠能清之。

智者無論再計窮，絕不邁步愚者道；
猶如燕子雖口渴，絕不吸飲落地水。

智者雖然被人騙，亦不入迷諸事業；
含生螞蟻雖無眼，較與有眼者更快。

若二智者共商議，則將生出善智慧；
薑黃礪砂配一起，便會變出餘色彩。

具備智慧造福者，一人亦能勝一切；
猶如獅子轉輪王，彼等不需友相助。

若有善巧方便法，役使大者亦不難；
如同大鵬高本領，亦成毗紐天之騎。

求得今生來世樂，皆為依靠智慧力；
達瓦王子用智慧，拯救暫桑今來世。

即使英勇又頑強，若非智者難得盛；
即使獲得諸財富，若無福分豈能常？

誰能了知過與德，智者方能辨彼二；
從牛擠奶皆能會，由水分奶惟天鵝。

即使囑咐又催促，雖是旁生亦能知；
他人未說亦未催，自覺領會方智者。

若具智慧雖不說，表情亦能知所想；
未嘗尼泊爾之榴，看色亦能知滋味。

智者離開自處境，至於餘處更受敬；
猶如外地寶暢銷，島上豈有彼銷售？

智者學時即困苦，貪樂安住不成名；
貪圖微小逸樂者，彼將不會得大樂。

若具智慧雖弱小，有勢怨敵亦無奈；
獸王雖有強勢力，具智兔兒謀殺之。

若知所作同他人，和睦相處即智者；
即使旁生同類眾，豈非類聚住一羣？

必定發生之前事，對此研究則分清；
智者愚者之差別，事後觀察即愚者。

智者若以善觀察，精通知識是學者；
鑒別犛牛之大小，愚者亦能非學問。

大海不厭河水多，國庫不厭珠寶多；
欲者不厭受用多，學者不厭格言多。

即使由從孩童前，智者亦要聞格言；
氣味芬芳之麝香，雖在獸臍亦取之。

格言寶藏論第一品終

第二品 觀察正士（觀察賢者品）

正士特意常宣揚，所有高士之功德；
馬拉雅山檀香味，被風傳送於十方。

若立正士為高官，既能成事又得樂；
如寶供於幢頂上，智者稱頌境吉祥。

若被暴君殘害時，則彼更為念法王；
猶如眾生受疫時，心裏總是念雪水。

遭受暴君迫害時，人主法王特護之；
如當惡魔纏身時，密咒上師會攝收。

正士斷除微小罪，劣者大罪亦不斷；
猶如奶酪清除塵，酒中特為放酒麴。

正士雖然遭衰失，行為顯得更如法；
猶如火把向下垂，火燄一直向上燃。

正士雖然住遠方，亦會守護自眷屬；
天空密佈濃雲時，地上莊稼更增長。

名聲今生歡喜因，福分來世歡喜因；
此外惟有憑財富，智者絕不生歡欣。

往後應有遠目光，忍苦耐勞不放逸；
勤學穩重機靈者，即使奴僕亦為官。

恆時歡喜發施者，名聲如風傳諸方；
如同乞丐聚施處，願意贈者將更多。

若已施捨不收回，能容劣者之侮辱；
受恩雖小亦不忘，此等即是聖者相。

正士學問雖隱藏，聲望傳揚諸世界；
猶如密藏荳蔻花，芳香遍於諸四方。

國王僅在本國大，智者處處受人敬；
花朵僅是一天飾，頂寶永時受供奉。

彎彎樹木果實多，雅馴孔雀尾屏美；
馴良駿馬行道快，誠摯溫和智者相。

正士常人同做事，彼二報恩卻不同；
於田撒下同種子，長出莊稼不相同。

若於聖者作賢事，無論再小亦有果；
猶如施一油柑果，法王待彼若王子。

行為護持高門閥，若失行為則無義；
諸人喜愛檀香味，燒盡成炭誰需之。

大者暫雖受衰失，不必為彼生憂傷；
月亮暫被羅侯食，立即將會得解脫。

大者仁慈諸怨敵，則能制服怨敵眾；
眾人敬王護他眾，故彼推選為國王。

正士無論再困苦，不吃雜罪之食物；
獅子無論再飢餓，不會食用嘔吐物。

正士即使遇命難，亦不捨棄善本性；
真金無論再燒斫，彼色總是不會變。

卑者雖嗔高尚士，正士不會復發怒；
胡狐發出大嚎聲，獸王於彼起可憐。

眾人尋察智者過，常人不會有如是；
如於珠寶尋瑕疵，誰管爐薪有裂痕。

不因讚稱而高興，不因辱罵而憂傷；
善持自之功德者，此乃正士之法相。

依罪武力所得財，怎能算為真財富；
猶如貓狗雖充腹，皆是無恥之經歷。

眷屬若得諸圓滿，此乃長官之光彩；
為馬嚴飾瓔珞者，豈非主人之莊嚴？

長官如何以大恩，愛護一切諸眷屬；
如是所有眷民眾，亦對長官敬服侍。

聖者居住之住所，誰有尊敬餘學者；
太陽照射天空時，星星雖多亦不見。

格言寶藏論第二品終

第三品 觀察愚者（觀察愚者品）

惡人盡管得財富，行為變得更惡劣；
瀑布無論再阻擋，然彼一直往下流。

劣者有時變善良，此為即是偽裝相；
玻璃塗上珠寶色，遇見水即露本相。

愚者雖然完成事，亦是運氣非本事；
如蠶會吐絲抽線，並非彼之巧本事。

大者精勤成協議，惡人一瞬便摧之；
農夫累時種莊稼，冰雹一瞬即毀盡。

劣者自己之過失，總是染推於他人；
烏鴉自食不淨嘴，使勁擦於乾淨處。

若讓愚者辦事情，既是毀事又毀己；
如獸狐狸立為王，眾獸受苦自亦亡。

愚者欲求為安樂，所作皆成為痛苦；
如同有些遭魔者，為除痛苦而自殺。

愚蠢又是憨直人，有者毀己有傷他；
林中直樹被人砍，筆直利箭會傷他。

平日不為利他想，此人行為如畜牲；
惟尋自己之吃喝，豈非畜牲亦能行？

不察有益和無益，不求智慧不聞法；
惟有尋求充腹者，真實一頭無毛豬。

愚者之中歡欣遊，學者之前怯而躲；
頸無垂肉頂無峰，具有上牙黃牯牛。

若有飲食至彼處，委託辦事時逃避；
雖能說話亦能笑，仍是無尾之老狗。

蹄窩易被水灌滿，小庫易被財裝滿；
小田容易播種子，淺學之人易自滿。

愚者傲慢輕諾者，勢力再大亦失敗；
非天施給一步地，遍入天得三界也。

小人心藏懷恨時，害他之前露表情；
惡狗已見怨敵時，咬人之前狂亂吠。

愚者惟受積財苦，始終不得積財樂；
又復尋求看守財，慳吝積財如老鼠。

學者處於愚者前，不如耍猴之高貴；
耍猴之人得食財，學者空手而行也。

無有學問之士眾，特別嫉恨有學者；
冬天雪域長莊稼，諸人視為不祥兆。

有些學習邪道者，經常輕謾好學士；
如同某些島嶼上，無癭當為殘肢者。

有些儀軌不全者，欺凌圓滿儀軌士；
猶如至於仔達地，凡長雙足不算人。

有些邪行儀軌者，辱罵正行儀軌士；
如同自長狗頭者，美男譏謾為女人。

有些邪命養活者，特別蔑視窮學者；
猶如老猴抓住人，嘲笑說他無尾巴。

若遭業力之逼迫，智者亦入愚人中；
猶如芳香茉莉花，被風刮進糞中踏。

精勤持執諸過患，不存毫許之功德；
劣者即同濾水器，惟留渣滓漏精華。

無有辨別善惡者，學者之前受驅逐；
整天談論錢財食，此即雙足之畜牲。

小人即使再多聚，不能成辦大事件；
猶如芨草捆再多，不能作為大廈柱。

未經觀察雖成事，誰會當彼為智者；
如蟲咬出花紋時，雖成文字非書家。

愚者所說之誑語，未經馴服之良馬；
掉落戰場寶劍等，對誰有利尚不定。

無智愚者再眾多，亦會被敵所制服；
成羣具勢大象眾，亦被一兔皆驅逐。

無智光有財富者，多半對自無益處；
猶如奶牛之乳汁，牛犢能喝極罕見。

學者處於愚者前，亦不一定會尊敬；
猶如陽光雖明燦，豈非魔鬼皆逃避？

愚者惟顧積財富，此人怎有親友念？
苦罪積財如老鼠，終於人死財留世。

惡劣愚者聚會中，有學之士怎受敬？
猶如居住毒蛇處，燈火再亮不發光。

惡業深重慳吝者，有財亦無享受時；
猶如葡萄成熟時，烏鴉經常生嘴瘡。

常依他人扶持者，一旦此人會遭殃；
猶如天鵝攜烏龜，終於摔死於地上。

不辨善惡忘恩惠，稀有談論不生奇；
現量所見亦詢問，膽怯盲從愚者相。

懦夫僅嘴說滅敵，遠見怨敵恐叫號；
戰場遇敵敬合掌，返回家中說大話。

懦夫商議時勇敢，一旦派差即算財；
出征之時復生病，遠見戰場亦懼喊。

懦夫稍勝便自詡，一旦失敗恨親友；
集會討論引爭論，秘密商議亦泄漏。

沙場之上擦拭衣，遇見恨敵即躲避；
親近彼較敵生懼，武器送於怨敵前。

列隊上陣在排尾，凱旋歸回在排頭；
若見吃喝拼命擠，遇見難事設法躲。

如此凡是惡人相，雖有不可思議數；
然誰願掏髒水坑，智者誰嘗嘔吐味。

為人指示撮嘴唇，說話之時僅眨眼；
聽聞傳記出呻吟，此人亦具庸俗相。

格言寶藏論第三品終